

SPY DANCE

间谍之舞

金子弹
JINZIDAN

(美) 艾伦·托普 著

刘咏秋 陈占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些人制造事端其他人紧紧跟随 一朝为间谍终生陷谋网
尘埃落定细细看内中谍影诡谲多 帷幕已拉开谍舞正开场



间谍之舞

[美国] 艾伦·托普 著
刘咏秋 陈占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间谍之舞 / (美) 艾伦·托普 (Topol, A.) 著; 刘咏秋 陈占杰 译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Spy Dance

ISBN 978-7-5033-2300-3

I. ①间… II. ①托…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8942号

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 军-2010-093号

根据: 企鹅图书公司布特南姆分支新美国图书出版社2006年版译出

书 名: 间谍之舞

作 者: 艾伦·托普 著 刘咏秋 陈占杰 译

责任编辑: 兰 草

封面绘图: 王 健

封面设计: 张禹宾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2.5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300-3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献 辞

仅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芭芭拉，
她从来没有停止过信仰。

序

达兰·王国

午夜12点过10分，格雷戈·尼尔森冲进临时搭建的木头建筑物，猛地关上门，劲儿大得几乎将门上的铰链给震断。他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他的心脏跳得就像擂鼓。

外面，月朗星稀的天空下，强风不时抽打着沉闷的沙漠，将沙子裹卷成一道道小沙丘。即使蟋蟀也不愿冒险外出，进入这难以亲近的氛围。同时，窗式空调轧轧响着，呼呼如牛喘，夜以继日地与8月中旬的酷热进行只输不赢的战争。

这座建筑物大门上方，钉有一块小小的标记：美国农业代表团。它糊弄不了任何人。那唯一担任警卫的岗哨证实了路人皆知的一切：这座建筑物，位于几乎是世界上储油量最丰富的油田之中心，位于达兰巨大的美国军事与商业建筑群落之外缘，是“公司”——中央情报局的委婉称谓——的王国前哨。

“布拉德跟我刚刚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吼叫

比赛，”尼尔森朝他的助手比尔·福克斯喊道，“我们差不多打起来了！”

宽大、单调的房间里有两张破旧的灰色金属办公桌，福克斯坐在其中一张后面。他从一大堆电脑装置中焦虑地抬眼上望，问：“他知道你一直在跟阿齐兹上校说什么吗？”

“我告诉他了。蹑手蹑足的日子已经结束。”

福克斯深吸一口气，然后“噗”地吐了出来。

“别担心，”尼尔森接着说，“他不认为你在这一问题上跟我一致。事实上，他希望公司将我作为这一龌龊地方头目的乌纱给摘掉，让你接替我的职位。因此，这对你的形象丝毫不损——你将从这趟浑水中步出，闻起来像朵玫瑰。你会很喜欢那样吧？”

福克斯看上去心虚，但心里踏实了。不理睬福克斯，尼尔森的思绪转回他与钱伯斯将军在后者办公室的会晤。他已拒绝被胁迫。很久以前，他就认识到，钱伯斯这类军人更愿意挑选那些令总统及其顾问班子耳顺的意见上呈华盛顿。

“那一定是艰难的讨论。”福克斯说，两眼透过巨大的黑框眼镜，直瞪着尼尔森。福克斯年仅33岁，比尼尔森年轻5岁，但看起来却比尼尔森年长10岁。稀疏而过早谢顶的灰色头发，以及一个扩张的前额，给了他一副獐头鼠目的面相。

“哦，那是。当他对我说那些通常的鬼话：‘王国王室是美国伟大的朋友和同盟’时，我嘲笑他了。我告诉他，他们是世界上最腐败、最专制、最独裁的政权之一；而且，他们只在有一己之利的时候才会支持我们。”

“他们也碰巧成为我们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者。试想，如果美国人回到家，打开电灯开关而世界一片漆黑，那将不会是伟大的一天。”

尼尔森微笑起来。正是福克斯这类人缺乏创造力的思维导致了公司目前僵化的状态。“天哪，比尔，”他说，“那才是整个事情的要点：怎样才能对回家的美国人维持王国石油资源的安全。”

“难道你认为答案就是搞垮王国国王？”

“清醒过来，睁开你的眼睛吧。在这里，激进极端主义者正日益强大，正如他们曾经在伊朗王治下对伊朗的所作所为那样。唯一的问题是时间。一旦他们颠覆王室并夺取了控制权，他们必定会切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

“我不能确定你是正确的，而且我无比痛恨把所有赌注都押在阿齐兹上校身上。”

跟往常那样，尼尔森迈着他独特的非平衡步态——这一特征在疲惫的时

候更为明显——穿过房间，走向那个小冰箱。他要了命地希望灌上一饱冰镇啤酒，但由于王国王室对酒精饮料的禁令，他不得不以健怡可乐来替代。他取出两听罐装可乐，扔一罐给福克斯，猛然拉开另一罐顶上的拉环，贪婪地吮吸。然后，他仰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将穿着满是灰尘的粗皮高靽靴子的双脚抬放上办公桌。他感到因跟布拉得利·钱伯斯将军争执而激起的肾上腺素仍在体内奔流；他深蓝色的眼睛警省着，闪动着亮光。他将双手穿过刚修剪过，被风覆上一层沙尘的肉桂色头发，思考着他的下一步行动。为抢先钱伯斯，他应于次日赴华盛顿，取得中情局主管休·奥布赖恩的支持。他应该说服奥布赖恩，将这一情况上报白宫椭圆办公室。

“听着，格雷戈，别冲动，”福克斯迟疑地说，“但你或许应该今晚试着再见钱伯斯将军一次，在事情失控之前，找出跟他在这里和平相处的途径。”

“让这一想法见鬼去，比尔。”每当处于激奋状态时，格雷戈是强健有力的能量集束，语速飞快，并伴随着手势。“我花费了生命中15年的时间，试图护卫中东石油流向美国。在伊拉克和伊朗我们已经被挤出局，假如我坐视同样的事情在这里发生，我将受到谴责。钱伯斯犯了致命的错误。如果阿齐兹以及追随他的军官们计划发动政变，而美国支持王国的君主政体反对他们，不是我们国家的利益之所在。”

“你不能制定政策，格雷戈，”福克斯谨慎地说，“你一直在兰格利（美国中情局总部所在地——译者注）告诉他们你的想法，可迄今为止他们拒绝认真对待。”

尼尔森并没有听福克斯在讲什么。他陷入了沉思。“假如钱伯斯确实得到华盛顿的允许，把我从这里弄走，”他说，“我将从公司辞职。我受够了。我会去某个地方，运用我的电脑专业技术。或许是操心自个儿，而非扮演美国爱国者角色的时候了。”

“假如你是认真的，我只会跟你一起干，”福克斯回答，“艾丽丝今晚打电话给我了。她不会和孩子搬到这里来。”他看上去垂头丧气。“我婚姻下滑的速度比石头掉进湖水里还快。而且数月以来我都没碰女人了。该死的，跟你去哪儿都成，只要能泡妞，又不至于把老二给弄丢。”

尼尔森依旧没有听他同事的唠叨。“我并不担心自己。我担心的是阿齐兹上校。他是个好人。如果钱伯斯将我跟阿齐兹接触的事报告国王，他们会立即杀了他。”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福克斯问。

尼尔森抬起眼看他的助手：“你想什么，比尔？”

福克斯再没有机会做出回答。就在那一刻，外面传来一记伴随着强光的巨大爆炸。这爆炸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办公室两道窗户的玻璃全部被冲击波震碎。本能地，尼尔森和福克斯扑到水泥地板上，滚到办公桌下，以躲避飞进来的玻璃碎片及其他残骸。

房间刚一安定，尼尔森迅速弹起，疾奔到前门。福克斯紧随其后。外面，大约一英里以外，他们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直射云天。

“耶稣啊，”福克斯说，“我们太幸运了。我们这里只是压力波，不是直接的爆炸。”

“哦，他妈的！”尼尔森叫道，“那是胡拜尔综合住宅区。快过去。”

飞快地，他们钻进一辆吉普，引擎咆哮着，穿过肮脏的道路，直奔那片住宅区。

* * *

数分钟后，尼尔森试图穿过将爆炸现场隔离起来的警戒线。他对一个武装警察说：“我进去救人。”福克斯紧跟着他的上级。

他们跟救援小组共同工作，奋力在其部分坍塌之前，从一座被爆炸扭曲的8层钢筋水泥建筑物里，救出受伤和死去的人。另外的人则试图扑灭其余十几处仍在肆虐的火焰。

那是在严酷的岗位上充满了风险的工作。当营救工作逐渐变得有序化，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救援人员敦促尼尔森和福克斯退到安全的地方，让他们来干。福克斯勉强同意了，但尼尔森不干。这时候，他戴着一顶深绿色的军用头盔——那是他从一位胸膛被爆炸撕成碎片的下士身旁的地板上捡到的。他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叫着“有人吗？”然后从废墟里仔细倾听哭泣或求救声。他把受伤或已死的人体扛在肩上带到外面，尽可能快地移动他那条带有残疾的右腿。这个时候，他都能感到那些人的血顺着他的脖子和胳膊往下流淌。他的脸很快就被烧焦的建筑物残灰弄得乌黑，他的胳膊因疲劳而疼痛不已。

他救起了一个休克的小女孩，或许5岁大。她的右胳膊从肘部被炸断，而且她的眼镜碎片击向面部，眼睛血肉模糊。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妹妹贝蒂，她骑在自行车上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上，撞碎了她的眼镜。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他送她去医院的时候，她那柔小的手指因恐惧而掐进了他的脖子。

到了外面，她把女孩柔弱的身体交给等候着的医师。他发现自己早已泪流

满面，他用肮脏的衬衫袖子擦拭眼泪。围绕在他四周，他听到这些话语：“装在卡车里的巨大炸弹……自杀式袭击者……就像俄克拉荷马城……等着瞧，我们会发现这是谁干的……我们会杀了这杂种……”

尼尔森不用等着去发现是谁干的。大约一个月以前，他渗透到一个具有伊朗背景的真主党恐怖行动小组在王国东部什叶派地区的活动。他获悉，基于王国王室能否继续保有权力，取决于美国的支持能有多久的设想，这个小组正在计划一次针对美军的大行动。如果恐怖行动能够导致美国人撤离，就像他们在黎巴嫩和索马里所做的那样，那么激进分子就会从轻敌的王国王室手里夺取控制，建立一个共和政体，以控制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区。尼尔森再没能发现谁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或何时，以及这一攻击可能发生在何地，因为他的线人并没有出现在预定下一周的会面地点。实际上，在那个作为他和线人见面地点的沙漠岔路口，等待尼尔森的是一个小金属盒。他打开盒子，发现了一张向他提供情报的线人的照片，以及，一个爬满了虫子和蛆、明白无误的男性生殖器。

尼尔森将这些情报通报了钱伯斯将军，并敦促钱伯斯加强对所有美军相关场所的保护。但钱伯斯对尼尔森的警告仅报以讥笑。

带着灼烧沙漠的炽热，太阳开始从东边天际快速升起。时间仅只5点一刻，但当尼尔森小心地救出一个几乎浑身被烧伤的孕妇时，他仍然感到像在熔炉中一样燥热。

他精疲力竭，处于虚脱的边缘。但他让自己挪回毁坏的建筑。“再一次，”他告诉自己，“再去干一次。”

那正好是他第5次“再去干一次”的旅程。当他开始向那座建筑挪步的时候，胳膊被人拽住了。他转过身，跟乔治·霍金斯少校靦面相觑，后者是钱伯斯将军的副官之一。

“将军想见你。”霍金斯说。

“呆会儿。告诉他我忙着救人。”

“钱伯斯将军说‘刻不容缓’，尼尔森先生。”

“去他妈的。这儿更重要。”

“其他人会做救援工作。”霍金斯指着已然增加的救援队伍。不少电视卡车和摄影机已到达现场，无处不在的麦克风伸向每一个经过面前、愿意作出陈述的人。

尼尔森知道没必要跟霍金斯争论。在疲累至极，免开尊口的心态下，他随着少校穿过达兰住宅区走向一座完好无损的建筑。那是司令部所在地，建筑过

程中即已考虑到能抵挡住除正面以外的任何攻击。

他们乘电梯到达3楼，在那里，霍金斯把尼尔森引进一间大会议室。将军独自一人，背对门站着，研究墙上的一幅地图，同时吧嗒吧嗒吸着一支大雪茄。装有空调的房间与户外相比温差如此之大，以至于尼尔森的皮肤冒出一层鸡皮疙瘩来。悄没声儿地，少校退出房间，顺带着关上了房门。

* * * *

仿佛关门的声音是一记暗示，将军将雪茄在他靴子上摁灭，转过身来。他轻蔑、冷淡地瞪着尼尔森。钉在他茶褐色的军队夹克服上的排排勋章，反射着从窗口倾泻进来的阳光。

“为你自己感到自豪吗，先生？”钱伯斯用他的大嗓门咆哮道。他那南卡罗来纳州西部口音冷如刀锋。

“你究竟在说什么？”

“感谢你，阿齐兹和他该死的伙伴们今晚杀了上百个美国人。有超过两百个美国人生活在这一住宅区，否则这该死的伤亡数字不会奇迹般地像现在这样翻十倍。”

尼尔森感到火气在体内升腾。“阿齐兹什么也没干。”

钱伯斯紧咬牙关，逼近尼尔森。“你究竟把我们在达兰这里的防护措施，透露了多少给阿齐兹？”

“你究竟在说什么？”

“在你跟他会面的所有时间里，你肯定告诉了他大量我们的防御措施的情报。”

尼尔森难以置信，但也警觉起来。钱伯斯是一条蛇。尼尔森明白了他在干什么：企图找个替罪羊，开脱他没能对基地采取适当安全措施的职责。

“连他妈一个字也没有。”尼尔森回答，提高了音调。“这一话题从来没有提起过。如果我想帮助那些想对王室发动袭击的人，我不会干这种杀死美国人的勾当。该死的，我是创建了保护王宫和整个油田的电脑安全系统的人。我只需把那些电脑程序给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就行了。他们必定会获得通向王宫的关键情报——看在老天的份上！”

“我再问你一次。关于我们的防御，你都告诉了阿齐兹些什么？”

“我也告诉你，没有。”

“本来我很愿意问问阿齐兹，但是，这里刚发生爆炸，我就已把他跟你

之间的关系告诉了国王。我保证，到今天中午，他的脑袋必定会在雷亚德示众。”

尼尔森还以一句低声的咒骂：“你这杂种。”

“他们也想要你。但我说你是我们的。我要把你弄回家，让你站在军事法庭上，作为今天在这里杀了上百个美国人的谋杀者的同谋犯，接受审判。”

尼尔森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做什么？”

钱伯斯重复了一遍他刚说过的话。然后他指着会议桌旁边的一把木椅子：“坐下吧，先生，”他命令尼尔森，“我去外面找两个武装警察来逮捕你。”

“见鬼去吧你！”尼尔森倏忽转身，快捷地大步朝门走去。

将军在距离门10英尺的前面堵住了他。钱伯斯是个大块头，体重220磅，身高超过6英尺2英寸。有着桶一样的胸膛和强有力的手臂，他像坦克一样挡住了尼尔森。钱伯斯，一位西点军校的前摔跤冠军，尽管年届50，依然拥有强壮的体魄。

“我给你下了一道命令，先生，”将军咆哮，“给我回去，坐下。”

“去你妈的。你无权命令我。”

“这是军事区，先生。所有人都得听命于我。”

尼尔森假装往左，随即急剧转向右边，希望避开钱伯斯。快到门口时，钱伯斯抢上前抓住他的左胳膊并将之扭到背后。“放开我！”尼尔森叫道，但他没法挣脱。

钱伯斯用强健的双手推着尼尔森往墙上撞。只要尼尔森挣扎，钱伯斯就用50磅的重量将他牢牢抵在墙上。

“你拒捕，先生，”他叫道，“现在你跑不掉了。”

为了证明此言不虚，钱伯斯退后片刻，然后再次将尼尔森撞向墙壁。骤然的疼痛火烧一样传遍尼尔森全身。

“再试一次。”钱伯斯丧心病狂地说。

这次尼尔森没让将军得逞。他攥紧了右拳。一整夜的挫败和愤怒积攒到了爆发的顶点，尼尔森闪身向前，猛然挥拳砸向钱伯斯的脸。这一招完全出乎将军的预料，尼尔森感到钱伯斯的鼻梁骨被击断，牙齿迸飞了出去。

鲜血飞溅，愤怒得抓狂的钱伯斯双手卡住了尼尔森的脖子。随着将军的挤压，尼尔森变虚弱了。他知道钱伯斯会杀了他。他在体内拼命积攒力量，直到有足够的劲道，再次将拳头狠狠砸到钱伯斯的脸上。他听到了钱伯斯下颚被砸碎的轧轧声。钱伯斯疼得尖叫起来。他放开尼尔森，摔倒在地板上；双手抓住面庞，大口喘气。血从将军的鼻子、嘴里往外流淌。

拿捏好分寸，尼尔森朝钱伯斯的裆部踢了一脚，然后跑向会议室门口。他慢慢拉开门，向外窥视。在长长走廊的尽头，他看见霍金斯少校在三楼接待处，约40码外，随意地跟两个武装警察和一个下士闲聊。一个长相漂亮的年轻妇女，在接待桌那里值班。两个武警显然是来逮捕他的，只等将军——此时正疼痛不堪地躺在地板上——一声令下而已。除了这4人，这层楼似乎空空荡荡。另一边，从会议室穿过走廊，一个红色的“出口”标志显示着里边的楼梯间。

尼尔森一直等到这4个人都看向另一个方向，这才闪过门厅，溜进楼梯间。他不知道一层楼的门是不是锁上的，但这是当时他唯一能有的选择。

他跑下这三段楼梯时，他摔倒在地上，蹭破了膝盖处的裤子。他爬起来继续跑。最后终于到达了一层，他紧张地攥住生锈的门把手。门开了。

在向外的一瞥间，他看到这座建筑物的入口处一片喧嚣：一大批记者围着基地新闻官提问。在一束炫目的电视荧光灯下，一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正在飞快重复一系列最初的统计：“108人死亡，182人受伤，此外……”漠然地，尼尔森径直走向前门。混乱中，他混进一大群人，推推挤挤地出了大门。

一旦到了外面的热气和明亮的阳光中，恐惧立即如波浪般涌遍全身——他都干了些什么？现在他不带是死人一个。在攻击钱伯斯之前，他还可能在审判中为自己辩护。

但现在该怎么办？无需多长时间，钱伯斯就会得到帮助。整个在王国的美军势必会跟王国警察和军队一起，到处寻找他。这个国家每个出境的地方都将被封锁。边界警察都会持有他的照片。他们会得到朝他开枪的命令。

他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消失的人。

第一章



五年以后，七月

大卫·本·亚伦啜饮了一口蒸压浓咖啡，靠向黑色皮椅，闭上眼睛，细品在兰佩芝餐厅享用法国晚餐的滋味。这家位于左岸，距离拿破仑墓不远的豪华餐厅，仅有12张布置巧妙、拥有足够空间的桌子，厨艺超凡脱俗。突然，他感到一只穿着丝袜的脚在他双腿之间来回摩擦。

桌子对面，金发、漂亮，且没有穿胸罩的玛丽亚·克莱蒙特正前倾身子，从盘子里用勺挖她的巧克力梳乎里甜点。她举起勺子，将甜点匀向舌头，给了他一个甜美的笑容。一缕头发充满诱惑力地垂过她的一只眼睛。

他很难相信，眼前这位女士，就是今天他在一间会议室里共同度过5个小时的半打雷诺汽车行政管理人员中的那一位。

大卫试图将他在以色列集体农庄里研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电脑程序卖给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那时候，玛丽亚，这位高级企业职员，身穿一套松紧适度的灰色套装，镶着长边，看起来更为职业化。没有化妆，甚至没抹唇膏，头发紧束在脑后。她音调严肃，专心聆听，记下很多笔记，对他所提交的事务没有任何偏好与否的暗示。

但是，当她从餐馆门口走进来时，他，以及房间里的所有男人都为之目眩。她穿着一袭黑色紧身低胸短丝裙，展示出她高而丰满的乳房、精致的臀部和漂亮有型的长腿。她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项坠为一颗硕大的圆形祖母绿，周围镶有钻石，在她被阳光晒黑的肌肤上闪烁着光泽。她的口红和指甲都是深红色。

当侍者领她走向预订的桌子时，巴杜系列里的喜悦香水味随着她飘逸开来。

她的声音有着这个下午之前他没听过的喉音，且常伴有健康、诱人的大笑。甚至连她的个性也有所不同。不再是那个正经严肃的高级职员，她津津有味地大啖生牡蛎，捡起贝壳，性感地舔吸汁液。

在以一瓶杜雅克出产的1985年份的德-拉-荷西园葡萄酒佐以迷迭香法式羊排时，他饶有兴味地看着她剔净骨头。

期望延长这个夜晚的愉悦，他问：“再来点干邑白兰地还是阿尔马涅克酒？”

“我家里有一瓶1845年份的劳巴德城堡，”她回答，“多数人认为这是那个世纪里最好年份的酒。”

他不在乎阿尔马涅克酒的年份。他只是确信，他无需邀请她去诺曼底——那家他所入住的位于左岸的廉价酒店——那里，确定无疑地，只有僵硬的气氛。

“如果那个不适合你，我也有一些1949年份和1953年份的。”

“我印象深刻。”

“别这样。当我跟米歇尔离婚的时候，我坚持酒窖和他所收藏的阿尔马涅克酒都归我。他哭得像个小孩。”

她短促、刻薄地一笑，“如果他没有决定跟那个婊子结婚，他肯定还能继续享受齐人之乐：维持跟我的婚姻，身边还有一个她。我永远也不会察觉。上帝，男人们竟然如此愚蠢。”

大卫轻轻朝一位身着礼服的侍者一颌首，默然念着法语单词“买单”。几秒钟后，一张账单出现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谈话，”玛丽亚说，“我惊异于你在这座巴黎三星级餐馆里，如此适度地把握自己，作为一个……”

她只说了半句话，就打住了。

“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或者作为一个犹太人，你的意思是。”

她脸红起来，而且看起来颇为愤慨。

“我完全没那个意思，”她抗议道，“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并非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你们的人经常太敏感。”

“世界这个部分的历史从没有对我们仁慈过，但还是对不起，我误解了你。”

他温文尔雅地说，希望这能让她解除困窘。时间正值这一漫长一天的晚间11点，在这一时刻，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该让她解开那袭黑裙上床了。他们可以在另外的时间就政治和固执而干仗……如果还有别的时间的话。

在出租车里，他用一条胳膊拥着她的肩头，而她依偎着他。从出租车敞开的窗口吹进来的风，抚着他俩的脸庞，将她厚而弯曲的黑发拂到他头上。他闭上眼睛，享受着这一刻。

出租车后面，一辆灰色宝马轿车尾随着他们，在几乎空荡荡的街道上，谨慎地保持着一段20码的距离。

无论是大卫还是玛丽亚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如果出租车司机意识到了，那么他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

“你妻子对此会说什么？”玛丽亚苛刻地问。

“她一年前去世了。”大卫简短地回答。

她顿时僵住。“对不起，真是对不起。米歇尔经常说我说话不过脑子。”

“你在雷诺的同事们呢？他们会说什么？”

她将一根手指竖在唇边。“嘘。他们不能知道，否则我就会被炒鱿鱼。这是一条公司的规则。我们不能跟卖家或潜在的卖家有染。”

“你开玩笑。”

“没有，我绝对是认真的。他们坚持这一点。”

“因此你为我冒了极大的风险。”

“不如说我打赌你会成为一个好情人，值得为此冒险。”

他坏坏地微笑。“我会试着不让你失望。”

她大笑起来。“你就这么要命地自信。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你这一点。你会为达到目的而付诸一切行动。

而当让-皮埃尔离开去接电话，我们单独站在那家咖啡座里的时候，你只

是说，‘今晚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共进晚餐？’不是是否我愿意，而是什么时候。”

“是呀，你往往得去尝试事物。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会起作用。另外，我看得出你至少在一家巴黎一流餐厅里的魅力，我希望在那儿的时候能够胃口大开。你知道在以色列食物意味着什么吗？”

她敲击他的面颊。“你的眼睛告诉我，那不是今晚你想要的全部。”

倦于她的闲聊，他把手伸向她的裙底。不无欣喜地，他发现她穿着吊带丝袜，远胜于恼人的连裤长筒袜。他停在她柔软、潮湿的大腿根部。

玛丽亚指挥着司机在巴黎市郊狭窄的路上七弯八拐，直到他们颠簸着驶上一条碎石车道，这条车道通向一座巨大的石头房子。

房子周边排列着高大的常绿植物以及修剪整齐的草坪。大卫不知不觉吹起了口哨。

“离婚赔付的一部分，”她说，“富人们不该这么冒冒失失，其代价将是昂贵的。”

“你肯定有个好律师。”

“哦，他们没用。我自己做的交易。”

“我不相信你有如许才干。”

“你还什么都不了解呢。现在吻我吧。”

他照办了。这是一年来他首次亲吻一位女士，他很是享受。

就像几分钟后即获悉的那样，玛丽亚独自生活在这幢豪华房子里。没有人会被他们动静极大的作爱过程闹醒。这一过程从刚进前门就开始了。

“我要撕开你的所有衣服。”当扯开他衬衣的最后一个纽扣时，她说。

随着她第三次迷醉的喊叫，这一过程在一小时后结束。然后她转身趴下，陷入深深的睡眠。他拉起床单，盖上她赤裸的身体；把尚未喝完的阿尔马涅克窄口杯从床头柜边缘移开，以免她梦中挥动胳膊的时候将之打碎。

大卫尚无睡意。他躺在床上，透过二楼卧室窗户敞开的窗帘，向外注视着——一轮满月。这个夜晚唤起永难忘怀的记忆。下个星期，就该是伊尔去世一周年了。

他从没想过自己还可能像爱伊尔那样爱上别人。他还能看见她浅蓝色的眼睛，闪动着活力，就像有微小的蓝宝石隐藏其间。这份活力与她的智力相结合，使她一直以来胆大心细，甘冒风险。她是那类清楚自己想从生活得到什么的人。

对于这类人来说，生命及爱情都是令人愉悦的过程。